

军界瞭望

21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

22 “像我一样做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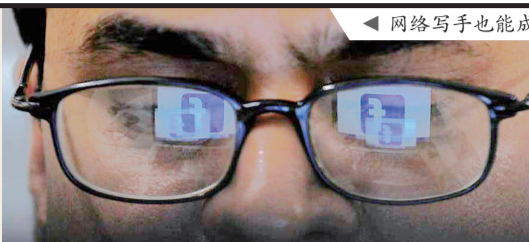
新民晚报社
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
联合主办

本报时政新闻中心主编 | 第 574 期 | 2020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 吴 健 视觉设计: 竹建英 编辑邮箱: wujian@xmwb.com.cn



■ 点赞已成为舆论战武器库的“新撒手锏” 图 GJ

在伊斯兰堡一家咖啡馆里,有个戴眼镜、留长发的男子,一边品茶,一边在苹果笔记本键盘上快速敲击着。常人从他身边走过,恐怕以为这是个忙于工作的“加班狗”,却绝想不到他是领导 300 多名网络写手在社交网络上同印度进行舆论战的“在线战士”,这是 24 岁的汉扎拉·泰亚布为自己创造的头衔。



◀ 网络写手也能成为“战争主角”



■ 巴基斯坦“在线战士”正与印度对手较量

新时代颠覆传统

与传统媒体给舆论战带来的影响相比,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带来的变革是颠覆性的。以电视为例,1950-1966 年,拥有电视的欧美人口比例从 9% 升至 93%,随之而来的是新闻报道追求异质化甚至个性化,涉军新闻被摄影机真切地带到观众面前,民众第一次看到战争的残酷。1968 年,发动越战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哀叹,一想到电视反复将战争呈现在美国家庭面前,“没人能确切说出这样生动的画面会对舆论产生什么影响”。所有研究越战的人都清楚,电视媒体鼓动起的舆论,对 1972 年美国从越南撤军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。

网络提供的全面浸入式交互体验相比,电视等传统媒体明显力不从心了。如今,舆论战已不再是单向传递信息,而是有意识将受众参与到信息传递中。通常,无论在家庭、朋友圈、工作地点和其他经常涉足的地点,每个人都努力调整自己的态度,以适应所属社会群体的普遍态度,但社交网络直接为受众打造不同于现实的“社交网络群体”,且受众的个性表达越积极、越丰富,与这个群体的关系更密切,互动更紧密。此外,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中,普遍态度是模糊的,但在社交网络中,观点和态度得以全面量化,转发、评论甚至最简单的点赞都能让“普遍态度”变成简单易懂的数字。

可是,与社交



■ 以色列心理战部队的网络中心

需要强调的是,社交媒体的特征决定了“谣言的散布速度要比真相快得多”。麻省理工大学团队计算出:假新闻平均需要 10 小时到达 1500 名推特用户,而事实真相要 60 小时;从平均阅读量来看,虚假信息比真正的新闻能多传达 35% 的人群。另外,从点赞和转发量来看,真正的新闻从未得到 1000 人以上的响应,但有 1% 的假新闻,却能得到多达 10 万人的转发量。正因如此,点赞战争的一大原则不仅是第一时间发出真实声音,更重视辟谣和信息打假,“打假”做得好,就能够把对方平台“账号”信誉彻底毁掉。

“打假”任重道远

以 2016 年底叙利亚名城阿勒颇争夺战为例,整个过程中,许多西方媒体均以“屠城”“灭城”来报道叙政府军的作战。与之相反,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是将人民从恐怖组织中解放出来的战斗。究竟谁说了真话?经国际组织调查,叙反对派在战区肆意绑架、杀害平民,用恐怖胁迫民众充当炮灰,他们还恐吓有能力上网的人,让他们不敢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反对派。后来,随着俄罗斯和叙利亚媒体不断加大网上披露事实力度,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。最终,12 月 13 日,联

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负责人鲁珀特·科维尔表示,这场攻坚战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仅为 82 人,终于为叙军摘掉“屠杀者”的帽子。

但这个过程中,叙政府仍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。比如,12 月 12 日,在政府军最后一波攻坚战中,一些住在反对派控制区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留下“最后告别”的信息或短片,一时间引发全球关注。这些“民众”的身份虽也遭到彻底质疑,但当时并没有相关“打假”,直到两天后,也就是 14 日,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才予以澄清,那些所谓的“群众”就是活跃的反对派拥趸,他们的推特账号关注人数高达数千至数万人,有人甚至以“公民记者”自居,经常采访反对派武装成员。

围绕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舆论战,未来仍充满变数。要打赢这样一场新条件、新形势的新战争,必须结合全社会的互联网资源和人才,尽快建立专业的“国家队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自己成为点赞战争的赢家。 白孟宸 张韶华



■ 巴基斯坦释放被俘的印度空军飞行员

“信息核战”就在面前

这个人物是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发现的,自 2019 年 2 月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爆发武装冲突后,两国网民在社交网络便持续“交火”,脸谱、推特等大鳄级社交媒体都是“线上沙场”。英国《简氏防务周刊》发现,混战的实质是有印巴军队和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舆论战。

舆论战本身并不新鲜,几乎与人类战争行为同时出现,但“舆论”概念问世较晚,通常决定某种观点或认识是否成为“舆论”,须满足四大条件:1、必须存在一个问题;2、问题须有大量个人意见表达;3、意见中至少包含某种共识;4、这种共识须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生活参与者造成影响。早在 16 世纪,阿雷蒂诺作为舆论战大师,为欧洲最富实力的君主服务。17 世纪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,交战各方都通过宗教布道或木刻版画对敌展开舆论战。

舆论战的发展,受信息传播手段的影响和限制。17 世纪,欧洲出现定期出版的报纸,银行家是主要受众,会根据报纸反映的舆论决定为哪些君主提供打仗必需的资金,舆论战可以决定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。随后,从电报、电视到今天风靡世界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,每次信息传播手段变革都会催生舆论战突飞猛进。在军界,越南战争被公认为第一次“电视战争”,武器惊人的破坏力和惨烈的伤亡场面,经远比文字、图片更具冲击性的音视频传递给美国社会,激起强大的反战运动,加速了侵越美军的失败。

当然,除了传播手段,战争理论的发展也推动着舆论战进化。冷战后,符合信息时代特点的新战争模式被摸索出来,那就是综合利用政治、外交、情报、特种战争乃至网络黑客攻击等手段的“混合战争”,其中舆论战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,常见途径是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技术支持下通过社交网络影响受众,在受众意识中创造“平行现实”,并利用假新闻制造分裂,蛊惑人心,使对方各类政策、行动难获公众认可。部分学者干脆把混合战争的舆论战称为“信息核战”。



■ 美国洛·马公司网络安全工程师就筛查假新闻的算法进行探讨

点赞战争：用键盘摧毁敌人